

西藏文史考信集

王尧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RA10/03

98
K297.5-53

1
2

西藏文史考信集

王尧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C : 572841

(京)新登字 058 号

西藏文史考信集

王尧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5 字数:26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 印数:3000 册

ISBN 7-80057-209-9/K·52 定价:9.60 元

自序

收在这本文集中的二十三篇文章是笔者从事西藏文史学习、研究工作的一个阶段性小结。它们大都在刊物上发表过,时间已久,加上刊载这些文字的杂志分布很广,所以想搜寻它们颇不容易。有不少同道,尤其是青年朋友们,经常来信索取某几篇副本,他们的热情期待的心境颇令我感动,也感到歉意。因想:不如破费点工夫,把它们集中起来,汇编成册。虽然文字浅薄,考核又不深入,但还可以满足一些朋友参考的需要,并不算是笔者“敝帚自珍”吧!

回想公元一九五一年初春,我带着南京大学中文系诸位师尊的谆谆嘱咐,随着历史的浪花,推到民族工作的岗位上。也是非常幸运,一开始就受到于道泉(伯源)、马学良(蜀原)二位先生的薰陶,浸染着语言学的基础训练的气息。紧接着,公元一九五二年,就到了藏区,亲炙贡噶上师和噶玛堪布,在过藏语文这一关上,极为愉快而顺利,许多往事至今仍在脑际回旋。此后的四十年中,虽然迭经风雨,世事蜉蝣,工作屡次暂停,其中艰辛,自不待言,但我从事藏学研讨的初衷未变,兴趣未减,应该都归功于诸位师尊的引导。直至“文革”结束,门户

开放,十多年来,文思潮涌,手不停挥,陆陆续续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和五、六本专著。实际上,这些文字早在“文革”前某个时期已在胸中酝酿了,不过没有写作的机会和胆量罢了!如今看来,只算是小小的历史的印痕而已。

我最服膺陈寅恪先生发其端,而由季羨林先生发挥尽致的“历史语言学派”的观点。要想认真地研究一个民族,首先必须精通其语言。可以说,语言文字是打开民族宝库的钥匙,而且伴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语言文字将越来越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像陈寅恪、季羨林、王森、马学良、于道泉诸位先生都作出了光辉的榜样,藐予小子,岂能不追蹊其踪?!当然,世上有各种观点的人,有的人生就一种天才,“秉五寸之妙笔,操一方之选政”,口粲莲花、语惊四座,堂而皇之以剪刀与浆糊完成不朽之大著,那也是“乐山乐水,见仁见智”的事。以笔者这二十三篇区区小文而言,第五篇关于南宋少帝赵显的事迹,若不在藏文史料中搜寻,岂能找到圆满的答案?记得笔者在六十年代初,将此文的初稿寄请陈垣(援庵)先生审正,立即收到陈先生的回信:“果然不出吾的所料!”盖陈援老早已认定在藏文中才能发现少帝的下落。第十四篇关于“马球”一事,诸家议论甚久,分歧很大,若不是从古代藏文词书中找到答案,岂敢冒说“此戏源自西藏”?虽所得有限,但出自原典,颇以为慰。总之,笔者的私衷是希望从事民族工作的同仁,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能在具备其他知识的同时,认真学习民族语文,然后用这一工具去开发宝库,不管是历史、宗教、民俗、社会和文学、艺术、文化,都无往而不受其益也。

藏学正在国内外蓬勃发展,国人肩负重任,未可掉以轻

心,环顾国际形势,更应有紧迫之感。我想,前辈老先生已树起榜样,“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将是我们神圣的天职,愿与同道共勉之!

王 尧

1991年10月序于美国加州洛城

目 录

自序.....	(1)
一、吐蕃大相嫡孙唐拔川郡王考	(1)
二、吐蕃译师管·法成身世事迹考	(17)
三、阿底峡大师事迹述略.....	(34)
四、萨迦班智达及其哲理诗《萨迦格言》.....	(43)
五、南宋少帝赵显遗事考辨.....	(67)
六、大元国师法旨碑考释.....	(89)
七、西夏黑水桥藏文碑考补	(100)
八、第巴桑结嘉措事迹考略	(118)
九、承德安远庙碑考释	(136)
十、鄂陵、扎陵两湖名称、位置考实	(148)
十一、敦煌吐蕃官号“节儿”考	(163)
十二、《红楼梦》六十三回中的“吐蕃”正解	(174)
十三、《贤愚经》藏文本及其译者考	(184)
十四、马球(polo)新证	(200)
十五、吐蕃景教文书及其他	(208)
十六、敦煌藏文古诗一阕	(225)
十七、藏族古歌及神话	(242)
十八、藏戏和藏戏故事	(257)

十九、吐蕃饮食服饰考	(277)
二十、吐蕃佛教述略	(293)
二十一、藏传佛教文化十讲	(317)
二十二、丽江/里塘版藏文大藏经考述	(357)
二十三、藏历图略说	(380)

一、吐蕃大相嫡孙唐拔 川郡王事迹考

一、录 文

拔川郡王碑

张说奉勅撰

珠玉无远，而驰辇乘辂之饰，宝也；松栝（柏）无幽，而入殿登堂之构，才也。物贵其用，人亦如之。拔川王论弓仁者，源出于疋末城，吐蕃赞普之王族也。曾祖赞、祖尊、父陵，代相蕃国，号为东赞。戎言谓宰曰“论”，因而氏焉。公有由余之深识，日碑之先见，陋偏荒之韦毳，慕上国之衣冠。圣历二年，以所统吐浑七千帐归于我。是岁吐蕃大下，公勒兵境上，纵谍招之，其吐浑以论家世恩，又曰：“仁人东矣”，从之者七千。朝嘉大勋，授左玉钤卫将军，封酒泉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周语曰：犬戎树郭，守终纯固。今其俗犷而轻死，其法折而不挠，故前代无降人，中土无僮仆。自公拔身向化，守变华风，泽潞之间，始见戎州矣。若夫河南胡苑，圉牧所利，每岁冰合，虏骑是虞，中军必谋于元老，上将固选于时杰。神龙三年，以为朔方军前锋游奕使。景龙二年，授左骁骑将军。开元五年，兼归德州都督使，皆如故。八年，左卫大将军改朔方节度副大使。公之理兵也，坚

三革，利五刃，偶拳勇，齐力信，罚分甘苦，六辔如手掌，千夫一心，接獯豷犹蚊蚋，卧沙塞如衽席，荐居露食垂二十年，雨毕而成师，冰泮而休卒，寒气入于肌骨，夜霜出于发鬓，人不堪其勤，公不改其节。韩公之建三城也，公洗兵诺真之水，刷马草心之山，以为外戍，而版徒安堵；郑卿之和墨噉也，公授馆李陵之台，致饗光禄之塞，以为内候，而宾至如归；九姓之乱也，公四月度磧，过白怪林，收火拔部帐，纳多真种落，弥川蒲野，怀惠志亡，汉南诸军，黠其计也；降户之叛河曲也，公千骑奋击，万虏奔走，戡翦略定，师旅方旋，而延陀跌复相啸聚，上军败于青刚岭，元师没于赤柳涧，公越自新堡，奔命寇场，赢粮之徒未满五百，凶丑四合，众寡万倍，公杀牛为垒，啖寇为饷，决命再宿，冲溃重围，连兵蹶踵，千里转战，合薛讷于河外，反知运于寇手，朔方诸军，壮其战矣！斫摩之奔也，邀于黑山口，覆其精锐；市惠之背也，追至红桃帐，掩其辎重；乳泊之会，刺兰池之狂胡；禾盘之役，縲方渠之逋寇。凡前后大战数十，小战数百，算无遗策，兵有全胜。是以六狄逃遁，三垂义宁，声暴露于天下，业光辉于代载，信皇威之所加，亦武臣之力也。故锦衣宝玉，允答戎功，申第良田，丕承锡命，语其智效，未甚优宠，黄头黑齿，比价齐名。积战多疮，累劳生疹，恩命尚药，驰往诊之，晋竖已深，秦医无及，十一年四月五日，薨于位，享年六十。制：赠为拔川王。称故国，志其本也。太常议谥曰忠，由旧典昭其行也。长子卢袭官封、继事业，次子旧久，特拜郎将。十二年四月，诏葬于京城之南，怀远人也。大路鼓吹，介士龙旆，虎帐貔裘，封犛殉马，吉凶之仪举，夷夏之物备，长安令总徒以护事，鸿胪卿序宾以观礼，哀荣之道极矣，君臣之义厚矣，有命国史，立碑

表墓。吾尝同僚，敢昧遗烈，铭曰：

黄河接天	清海殊壤	举世安俗	拔俗谁放
倬哉论候	利有攸往	奋飞横绝	搏空直上
以众疑塞	因敌立勋	吐蕃万户	今嘯成群
精感天地	气合风云	既封酒泉	乃位将军
朔方阴塞	直彼獯虺	帝命先锋	阨如虓虎
山北加电	汉南击鼓	十数年间	耀国威武
我有师旅	将军掬之	我有边氓	将军育之
柳涧亡师	一剑复之	兰池叛胡	三战覆之
武节方壮	朝露不待	王爵送终	宿恩未改
时来世去	人物如在	铭勋溢忠	以告四海

二、解 题

上，《拨川郡王碑》，载唐《张说之文集》卷十七。碑刻原石未见，碑文云“葬于京城之南”，依例似在长安南郊，但不知其确处，亦未见前人著录。此文出于张说之手，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大的荣誉。据《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本传：“说字道济，或字说之。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右丞相兼中书令。开元十八年薨，年六十四。”“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谥封燕国公，史称张燕公。正是由于燕公主政时“尝同僚”，与论弓仁在工作上有所接触，比较了解其为人、身世。以其所长，撰文勒石，作为永久的纪念。

盛唐之季,由太宗和魏、房,玄宗和姚、宋等明君贤相制定了一系列开明的干部政策,知人善任,政宽人和,不拘一格地延揽人才,擢拔蕃将。一时,边鄙民族中的俊杰之士,草莽山泽里的英雄之夫,争先恐后效命疆场,建立殊勋,标名丹阙,威震四海,成就大唐王朝的光辉事业。如李光弼、史大柰、契苾何力、黑齿常之、尉迟胜、裴玢、论弓仁等,均以少数民族苗裔,功业煊赫,位至将相。《新唐书》为之辟专章立传,总名为“诸夷蕃将”(见《新唐书》卷一一〇)。

传中的论弓仁即碑文中的主人翁,系吐蕃大相禄东赞的嫡孙,大相论钦陵之子,论赞婆之亲侄。出身名门显贵,熟娴刀箭弓马。按《旧唐书·吐蕃传》所指出禄东赞父子兄弟,代相其国,专国政数十年,引起了赞普王室忌恨,酿成一场巨变。圣历二年(698年)随其叔父赞婆,率所部七千帐投唐,名震一时,誉满京师,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新闻人物。唐廷当然待以上宾,恩宠无比,接待礼仪规格之高,授与勋爵禄位之重,都是空前的。可以看出唐廷朝野重视的程度。而论弓仁归唐以后历仕武后、中宗、睿宗至玄宗四朝,勋业彪炳,倚重当朝,或转战于朔方,或喋血于西域,“接獯豸犹蚊蚋,卧沙塞如衽席”。“荐居露食,垂二十年”。治军统旅,纪律严明,能达到“雨毕而成师,冰泮而休卒”的程度。“人不堪其苦,公不改其节”;“大战数十,小战数百,算无遗策,兵有全胜”。这样一位骁勇的蕃将,在《新唐书》中传文过于简约,每多阙漏,许多重要事迹,晦而不显,殊为可惜。今取此碑所记,参以《敦煌吐蕃文书》、《贤者喜宴》等藏文史册,并以两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有关史料相核,将其主要事迹,敷陈考订,以博读者一粲!

三、考 证

(一)生卒年

据碑文：论弓仁薨于开元十一年四月五日(723年)，寿六十(《新唐书》本传云：寿六十六，不知何所本，今从碑文)。由此上推，当生于高宗龙朔三年(663年)。时吐蕃赞普系松赞干布之孙芒松芒赞，其祖禄东赞正任大相，提兵远征叶谷浑之时。噶尔家族也正处于兴旺鼎盛之期。按其本名应为噶尔·芒布支·论弓仁，藏文作 mgar - mang - po - rje - blon - gung - ring (663—723)。

(二)家世

论弓仁源出于噶尔氏家族。噶尔藏文作 mgar(或 vgar)，《旧唐书》记为“葵”；《新唐书》作“薛”；《通典》作薛；《会要》作“葵”；依李方桂先生意见，以薛字最为适宜。薛，《广韵》读若 ngāt。藏文 mg - 对汉文 ng - ；- r 对汉文 - t，正合当时习惯。碑文中标明噶尔家族“出于吐蕃赞普王族”。这一说法或出有因，这一家族从来不与王室互通婚姻可为旁证。但其为王室一支，藏文诸书不载。《敦煌文书》大相位序表中列出，囊日松赞在位时，有噶尔·赤札考门任大相，为该族中秉政之第一人，或为东赞之祖。后又有噶尔芒相松囊任大相，或为东赞之父。又：在《敦煌文书》小邦邦伯家臣世系表中，说明噶尔家族原为苏毗王森波杰之家臣。碑文中的“曾祖赞”就是禄东赞，据藏文史料看，辈份上错列了一代。

《旧唐书·吐蕃传》云：“禄东赞有子五人，长曰赞悉若，早

死；次钦陵；次赞婆；次悉多于(干)；次勃论。及东赞死，钦陵兄弟复专其国。”

按禄东赞：Blon - stong - btsan, 全名为噶尔·东赞域宋，mgar - stong - btsan - yul - zung。《旧唐书》称他“虽不识文记而性明毅严沉，讲兵训师，雅有节制。吐蕃之并诸羌，雄霸本土多其谋也”。作为赞普的代表，吐蕃婚使，来长安迎文成公主至逻些，成为传颂千年佳话。《旧唐书》还说太宗妻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段氏。藏文史书《王统世系明鉴》述其大意。

他的主要政绩是扶持幼君、制订法律、定税赋、分桂庸(桂指武士阶层，庸指随军奴户)、查户口、立丁册、征服退浑、用兵西域，成为吐蕃史上一代贤相。《敦煌文书》大事记、传记篇有详细记载，今不赘引，请参阅。

《敦煌文书》载：及至兔年(高宗乾封二年，丁卯，667年)，大论东赞薨于“日布”(ris - bu)。患的是颈部痈疽之症。看来在641年至667年，25年间掌握吐蕃大政。

东赞死后，大相一职便落到其子赞悉若手中。

赞悉若：东赞长子，《旧唐书》早死之说不确。其全名为噶尔·赞悉若·覃布(mgar - btsan - snya - ldom - bu)，东赞死后掌政。由于东赞新死，幼君秉政，政局不稳，会盟事一直推迟到六年之后即鸡年(咸亨四年，癸酉，673年)才由噶尔·赞悉若·覃布及其弟钦陵二人主持，召集于董噶之鹦鹉谷。事实上他们弟兄已牢牢地把大权掌握在手中了。676年，赞悉若领兵赴突厥，拜命青海湖行军衙；并及时打击了政治对手麴氏家族，没收其全部财产。集会议盟事即由其兄弟一人负责。

685年(鸡年，乙酉)，赞悉若为芒辗达乍布仇杀而死于孙

波河谷。同年,其弟论钦陵被任为大相。

论钦陵:blon - khri - vbring,全名为 mgar - blon - khri - vbring - btsan - brod,应译为钦陵赞卓,禄东赞次子,论弓仁的生父。((《资治通鉴》又记为“起政”,即 khri - vbring 的不同译音也。)

《旧唐书·吐蕃传》:“仪凤四年(679年)赞普卒,其子器弩悉弄嗣位,复号赞普,时年八岁,国政复委于钦陵。”看来,钦陵继承了乃父乃兄的遗绪,出任大相,同时掌握着兵马大权,兄弟子侄结成一个密密麻麻的网,盘根错节,左右着吐蕃政局。所以《旧唐书·吐蕃传》又说:“吐蕃自论钦陵兄弟专统兵马,钦陵每居中用事,诸弟分据方面……其兄弟皆有才略,诸蕃惮之。”

看来,钦陵是东赞诸子中最能干的一位,685年,接任大相之后,686年立即继承父兄遗志,用兵于西域。

《敦煌文书》载:“及至猪年(中宗嗣圣四年,太后垂拱三年,丁亥,687年),大论钦陵领兵赴突厥龟兹之境。”委托其弟噶尔·悉多于在家参加了三人主持的集会议盟,他还“平息大藏首次叛乱”。权势煊赫,令人生畏。这使赞普王室渐感不安。

《旧唐书·吐蕃传》云:“圣历二年,其赞普器弩悉弄年渐长,乃与大臣论岩等密图之。时钦陵在外,赞普乃佯言将猎,召兵执钦陵亲党二千余人,杀之。”这就是吐蕃史上著名的由王室发动的一次政治行动。这次政变经过精心策划。694年,论岩在赞普的安排下主持集会议盟。因为钦陵之弟噶尔·悉多于在这一年的征突厥战争中被粟特胡人所俘,出了问题。第二年,695年,赞普本人亲自集会议盟,宣布钦陵另一弟弟赞輶

恭顿(即勃论)背叛,加以谴责,并公开宣读判处恭顿的诏文,于辗噶尔之江浦,下诏杀之。

696年,由论岩单独主持集会议盟。

697年,政治气氛乌云密布。

698年冬,噶尔家族获罪。事实上,也就是正式把这几年紧锣密鼓经营的政变正式公之于众。

第二年,清查了获罪家族之财产。也正如《旧唐书·吐蕃传》所载,赞普“发使召钦陵、赞婆等,钦陵举兵不受召。赞普自帅兵讨之,钦陵未战而溃,遂自杀。其亲信左右同日自杀者百余人”。

(还值得一提的是钦陵与唐元帅王孝杰尚书之间的对话。虽然是一篇民间文学作品,仍可一读,载《敦煌文书》传记第十节。)

噶尔家族遭此巨变,钦陵之弟赞婆就把担子肩起来。而且,审情度势,采取了断然与吐蕃王室决裂的行动。于是,如《旧唐书·吐蕃传》所云:“赞婆率所部千余人,及其兄子莽布支等来降。”

赞婆:赞婆之名只见于汉籍,而在《敦煌文书》及其他藏文史册中不载。可能是由于他投唐的行动,蕃人需要避忌,不肯列入史册。他的名字大概是叫噶尔·赞婆 mgar - btsan - ba。原来是长期统兵专驻东境,控制着东线的战局。《吐蕃传》说他“三十余年,常为边患”。698年来归时,“则天遣羽林飞骑郊外迎之,授赞婆辅国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归德郡王,优赐甚厚。仍令领其部兵于洪源谷讨击”。大概没有多久就病故了。《旧唐书·吐蕃传》云:“寻卒,赠特进,安西大都护。”

悉多于(《旧唐书》作悉多干,误):全名为噶尔·悉多于日松,mgar - sto - gu - ri - zung,《敦煌文书》大事记年,687年中第一次记录他作为负责集会议盟的三人中之一。当时,其兄钦陵正任大相。看来,钦陵有意安排这一位亲弟做他政治上的帮手,以便他本人集中力量去解决西域的战争。后来,这位悉多于也参加到安西四镇的争夺战中去了。而且,不幸于694年,被粟特胡所俘。这一事件既使钦陵失去政治上的帮手,更成为反对派攻击的口实,作为摧灭噶尔家族的第一步行动。

勃论:可能是blon的音读,不应该是个人专名。禄东赞的这一儿子的事迹汉文失载,而在《敦煌文书》中有线索可寻。看来应该是噶尔·赞辗恭顿其人,藏文作mgar - btsan - nyen - gung - rton。藏文书中并没有用很多笔墨纪录他的活动事迹,偏偏只在695年用突然的方式宣布他背叛,并受赞普亲自的谴责,接着在“鹿苑”议盟的集会上,赞普亲自宣读判处恭顿的诏文,而且立即杀于辗噶尔之江浦。看来,这是器弩悉弄赞普与论岩周密计划的第二步行动。可能此事发生之前,封锁消息极严,不让钦陵、赞婆等其他弟兄知道,接着又当众公布了罪状,取得舆论的支持,这样来造成无法挽回的既成事实。到这时,吐蕃王廷的政治风云已经越来越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了。钦陵、赞婆虽然领兵在外,但失去了内应,失去了在本土的优势和支持,权力再大,也无法挽回这一局势。

这就是噶尔家族以大相之裔,投奔唐廷的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吐谷浑部落七千帐,随之也投唐,可以看作吐蕃与其他部族之间的矛盾发展,也是王室的一次挫折。

(三)事迹